



八个月大的英国小王子 随父母访问新西兰

4月7日早上，威廉王子、凯特王妃和乔治王子抵达新西兰，开始为期三周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之行。这是小王子首次公开露面。



小布什开个人画展 “哇，布什是个画家”

美国前总统小布什退休后大展才艺，他的各国领袖肖像画作这个周末展出。他在受访时开玩笑说：“我想他们各国领袖的反应一定是，‘哇，布什是个画家’。”



乌克兰逮捕9后俄女间谍 称其煽动乱局

乌克兰当局9日拘捕了一名23岁的“俄罗斯女间谍”，指她正执行俄罗斯特务部门的任务，企图在乌克兰制造动荡不稳。



硅谷女性流行 家中跳钢管舞

硅谷女性正流行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化——在家里跳钢管舞。她们大多已为人母。把这当做一项绝佳的健身运动。

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

一本带着体温的个人悲欢史——《我是落花生的女儿》一书，去年底甫一面世，就引起强烈关注。许地山女儿许燕吉的多舛命运，令人唏嘘。2013年12月，80岁的许燕吉已答应接受采访，可是时隔月余，却得到了老人去世的噩耗。与老人缘慳一面，甚是遗憾。

许燕吉：回归泥土的“落花生”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

记忆瞬间



1939年，许燕吉六岁。“景星”是香港当时最好的照相馆，现在还在营业。父亲许地山在世时，家境还算富裕，每年都会去照相馆。



1938年，许燕吉和父亲许地山出游。



父亲去世当天，香港记者拍摄的许燕吉、哥哥周琴仲和母亲。还是孩童的兄妹俩并不知道失去父亲，对他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。



1996年，许燕吉和魏兆庆游历容容山。小人物的温暖，也曾给予许燕吉的人生带来安慰。



无论生活有多少磨难，许燕吉的脸上总是挂着笑意。

白：“1941年，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，我不会想到父亲很快就要离去。日军占领香港，一家人要被迫内迁，辗转于湖南、贵州等地，苦不堪言。”“1950年，当我考入北京农业大学时，我也不会想到即将卷入那场潮流，转眼变成右派，隔离审查，入狱六年，孩子夭折，丈夫与我离婚。”“1969年，当我被疏散到河北一个极为艰苦的地方时，我更想不到竟会为生活所迫，嫁给陕西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农……”

许燕吉却很少抱怨，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。“花生底用处固然好多，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。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、桃子、石榴，把它们底果实悬在枝上，鲜红嫩绿的颜色，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的心。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，等到成熟，才容人把它挖出来，你们偶然看见一棵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，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实，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。”这是当年许地山《落花生》里所传达的理念，也成为许燕吉的人生信条。

魏忠科说：“总觉得妈妈不会这么快就去世，因为我外婆是95岁去世的。我有个计划，准备陪她去看她小时候流浪的地方，比如贵州的独山。可是，因为上班，一直没有时间。”

“和牲畜打交道是最可靠的”

我的采访提纲还有这样一个问题：您书第三部《动荡的年代》写大学分配的时候，选择去哪里，干什么，您写道：“我的一位学长曾对我说过，和牲畜打交道是最可靠的，你对它好，它一定对你好，比和人打交道好得多。这话入了我

脑，所以我愿意到一线去工作，和牲畜打交道。”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您才二十多岁，现在，您怎么看这一句话？

我反复看书，从书里找到了答案。许燕吉跟同学们实习一起养兔子：“小兔子白毛红眼睛，可爱极了，大家给拔草，买豆渣，捡菜叶，打扫粪便，不遗余力，甚至不去上课，几个小时地看兔子，百看不厌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兔子也多了也大了，杀兔子可成了问题，谁都不忍心去当刽子手。书上说，用一根铁丝或竹签朝兔子的鼻子里一捅，它就死了，大家推荐组长万兆玲来实践，不料兔子竟尖声大叫起来……”

书中说，“文革”就是不停批呀！斗呀！“就业人员的孩子们就在这环境中成长着，也学会了不时就把其中之一围在中间，被围的也老老实实地低着头，任人推推打打。我不知道社会上的孩子是否也是这样，很为孩子们难过，为他们担忧。”

看到许燕吉的话，让我想到了我的童年，我就曾经是那个经常被围在中间的孩子。这在心灵上的伤害，太大了，我很自卑。这种自卑，化成了一种“内伤”，虽不流血，但是深入骨髓里去。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“内伤”？

在经历了若干人跟人、人跟牲畜打交道的经历后，面对有人被批斗的场景，许燕吉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先打掉这人的自尊，再打垮这人的自信，把这人的人格烂抹一样放在脚下踩。”一个人如果沒有强大的内心，就这样给废了。

铭记小人物的温暖

4月4日上午，魏忠科和妻子季新风来到雨花

永远的纯真

——献给我的奶奶许燕吉

□ 魏彤彤

奶奶留给我最后的模样，是安静地睡去，脸上平和、从容，像是天真的孩童。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从心底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：奶奶不会再醒来了。那一天是2014年1月13日。

回想起来，仍觉得如同一场梦，好像奶奶只是睡着。平时奶奶睡觉时，嘴唇总是伴着呼吸，微微撇成一个小圈，一下一下地呼气。我喜欢坐在床边，欣赏奶奶这略显好笑而不失可爱的独特睡相。奶奶的睡眠质量极佳，基本沾枕头就着。靠在床头看着电视，下一分钟过去，她已经低头睡着了。

良好的睡眠和奶奶规律的作息有关。晚上7点准时守着新闻联播，看完天气预报后，做会儿数独或其他事情，等着8点半“海峡两岸”开始，了解台湾时事是奶奶每日不可缺少的功课。洗漱完毕就寝。第二天起得很早，利索地收拾、整理，开始一天的生活。从我3岁一直到上小学前，都是和爷爷奶奶住在省农科院的大院里，那时起，奶奶就培养我早睡早起的习惯了。

“独立”的第一课，是奶奶给我的启蒙。在

家里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自己来。奶奶要求我睡前把衣服叠好，按顺序放在床头的凳子上，早上可以快速穿衣。此外，奶奶还教过我织毛衣！那阵子在幼儿园看到老师在织，我回家一说，奶奶拿出毛线衣针，仔细地演示给我看，我还真织出了一小段长方形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奶奶几乎没有流过泪。谈及往事，她像是在说别人的事，平静的语气不带一丝波澜。小时候，奶奶给我的感觉，更像是个女超人，什么事都会做，永远没有脆弱、求助的时候。我若为什么事哭了，也会被奶奶取笑一番。幼儿园大班期间，我一星期回城里一次，和爸爸妈妈过周末。一天晚上，我都躺下睡了，爸爸居然提着西瓜来了，喊我起来吃西瓜。吃完后，妈妈开玩笑问：“要不要跟我们回去？”我心里想，但第二天还要上幼儿园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走后，我爬回床，咬住被子哭，不敢让奶奶知道，独自消化那属于5岁的忧伤。在农科院过得很好，但这种小孩子对父母的依恋是特殊的，尤其是突然造访的“惊喜”。那大概是我人生第

一次体会到离别的悲伤。后来离家去厦门大学，和父母分别时的感伤，也时不时被奶奶津津乐道一番。在她看来，没有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哭是最没用的。

奶奶在自传中称自己没有艺术细胞，其实在我看来，奶奶还是多才多艺的。前几年春晚有一首歌《风吹麦浪》流行一时，奶奶听了特别喜欢，把歌词抄在稿纸上，注了简谱，没事儿就哼唱两句。

我第一次知道《雷雨》，是在电视里看到奶奶的节目，其中有一段她同学的回忆，讲到奶奶在狱中会扮演周朴园。成日笑哈哈的奶奶，和那个伪善、残酷的资本家老哥，居然能演到一块儿去！

奶奶幼时在香港学过钢琴，后来经历了丧父、战乱等一系列波折，始终没有机会再捡起来。我出生时，医生说：“这小孩手指长，可以去学钢琴。”奶奶听了比谁都高兴。6岁时，家里买了一架钢琴，我兴奋得叮叮咚咚地敲起来，奶奶在一旁微笑着看着我，现在想来，奶奶会有淡淡的哀伤浮上心头吧。

台功德园，参加清明公祭仪式。他们的妈妈许燕吉的名字就在功德园里，功德园是个公祭遗体捐献者的所在地。

“早在2008年，妈妈就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，我们遵照了她的愿望，妈妈去世后，我们就和南京医科大学办理了遗体移交手续。”魏忠科说。去年12月，也就是我提出采访的时候，老人突然腿疼，甚至连床都下不了，最后经过入院详查后，才发现已是骨癌晚期，并已转移至脑部。

魏忠科没有隐瞒妈妈的病情，妈妈的朋友打来电话，妈妈也总是笑着说，我得的是骨癌，这没什么。魏忠科明白，妈妈其实疼痛难忍，但从未听她叫过一声，她总是在咬牙坚持，而同病房的年轻人都会疼得叫出声。

我对魏忠科说，我采访您妈妈的提纲中，有个问题，您能替她回答吗？他说，我试试吧。

我的问题是：在书的第四部《禁锢的时代》中，您写到周场长大喝一声：“反革命、右派双皮老虎许燕吉出来！”您当时已经快临产了，您写道：“这时工人那边就有几个人同时喊：‘慢点儿，轻点儿’”。还有，被开除后，要走出畜牧场。王玉河12岁的儿子“递给我几张钞票说：‘许姨，我爸爸还给你的。’我想说不要了，舌头僵着也没说出来。车到拐弯处，回首见那孩子还站在原处两眼迷惘地望着我。我忽然感到对不住这孩子了，泪水涌出。”我看到这里心里一热，这是人性的声音。如冰雪之夜那遥远的灯火。是不是就是这些微小的温暖，支撑您熬过了严冬呢？

魏忠科替妈妈回答：“在逆境中，妈妈如果没有这些小人物的温暖，可能早就自杀了。在书中，散见的许多文字，表达了她的感恩，还有，她一直在传递爱。比如，她拉着一千斤煤的板车上坡，费尽力量才上了坡。多年后，她看见拉车上坡的，总情不自禁地在后面推一把。”

魏忠科的爸爸，那个不识字的老农魏兆庆，也是个不人物，也给了许燕吉诸多的温暖。许燕吉亲切地称呼她为“老头子”。

落实政策后，许燕吉又成了高级知识分子。有人建议她与老头子分手，而她拒绝了，理由是：“我对于婚姻还是严肃的，即使没有爱情，也是一个契约。这老头子没做什么伤害我的事，十年来都和中共处，不能因为我现在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提高了，就和中共处不了，就得断绝‘外交’关系。社会地位的高下是当政者予的，自己还是那个自己，并没有什么可自诩的。再者，这老头子已老，没有劳动力了，我有义务养活他。人受教育的程度和出身环境、经济条件及社会进步程度有直接关系，文化程度有高低，但人格是平等的。”

后来，许燕吉被安排到江苏省农科院，“老头子”呢，1982年在农科院干临时工。后来，她带着“老头子”一起去北京，让“老头子”体验坐飞机的感觉。一直伺候到2006年，“老头子”去世。

许燕吉弥留之际，她的83岁的哥哥周琴仲从西安赶来，一直陪伴着。妹妹去世，他悲不能抑，挥泪写了挽联：“曾经风高浪急历千古，依然心平气和全生”，横批是“豁达君子”。这是他对妹妹一生的概括。在他自己送的花篮上，他又亲笔写上了八个字：“归途无阻，行矣燕吉。”

许燕吉，像一粒不起眼的落花生，回归泥土。